



故宫书画的“藏”与“展”

本报记者 朱永安 续鸿明

◀ 故宫武英殿始建于明永乐年间,明代曾于此设侍诏,择能画者居之。清康熙朝,武英殿开设书局。现辟为书画馆,分期推出故宫藏历代书画展。

和上一年不同,2012年的故宫一次次成为舆论焦点的时候,可谓一次次让人充满期待:新年媒体座谈会,公布去年门票收入,红墙内将不设办公区,新任院长的两会提案……

故宫有着说不完的话题,但如果不是近两年的焦点事件,这座古老的建筑群吸引眼球的机会并不多。今年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靳尚谊关于故宫藏画资源整合的提议,又让故宫的书画藏品成为新的话题。日前,本报记者就故宫书画的收藏、研究和展览等走访了故宫博物院相关负责人。

书画藏品近16万件

以“博物院”之名面世已有近90年历史的故宫,首先让人想到还是红墙黄瓦与皇家生活,书画艺术在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群里似乎仅仅是种点缀。然而,设若缺少了包括书画在内的丰富藏品,故宫博物院也就难称其为“博”了。

书画收藏是故宫藏品的重中之重,以明清宫廷旧藏为主,盛极一时,蔚为大观。由于战乱等原因,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,初步清点的宫内藏书画数量不足

7000件。1936年,国民政府为躲避日寇劫掠,将文物南迁。1948年,又将千余件绘画精品运往台湾,其时北京故宫所藏书画仅余5000余件,而元以前的绘画作品则散失殆尽。新中国成立后,通过清查、整理、调拨、接收等各种方式,流散各地的绘画珍品逐渐回归故宫博物院。如今,阎立本《步辇图》,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,陆机、王羲之、欧阳询等名家书法成为故宫镇院之宝。据介绍,2009年彻底清查文物后,目前统计在册的故宫书法、绘画、碑帖藏品已达159580件。

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单霁翔在两会期间回应了关于故宫、国博资源整合的提议,表示将更多地从“保持故宫文物完整性”的角度考虑问题。他坦陈,故宫现在使用的很多设备建于上世纪90年代晚期,还没达到恒温、恒湿、灯光防紫外线的程度,“但调拨文物涉及的问题很多,故宫和国博的关系很好,我们有合作展览的计划,故宫也有更新设备的规划。”

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森日前表示,这些书画不只是一般的艺术品,还有与宫廷历史文化有关的丰富内涵,和官殿是不可分离的。“简单说,不是一个所有权问题,而是它不可分割的整体性。”

藏在深宫人未识

据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主任傅红展介绍,故宫的书画藏品主要储藏于院内的14个地库中,地库温度维持在16摄氏度,湿度约55%。“1998年以前,书画藏品在地面仓库储存时,由于温湿度难保恒定,主要靠樟脑和一些草药防护,展览中也发现过蠹鱼咬噬、作品受潮的现象。书画藏品进入地库后,没有再发现这些现象。”

从1978年来到故宫算起,傅红展已在此从事古书画研究工作30余年。藏在深宫人未识的,除了许多艺术作品和历史资料外,还有很多默默从事文物保护、研究工作的故宫人。

故宫清代帝后书画作品是近年来才受到重视的。据傅红展介绍,皇帝每年外出,行宫等地都会张贴一些绘画或书法作品进行装饰,这些作品中不少未经装裱而直接贴于墙上,特别是书法对联常常更换,一般揭下后就送回紫禁城保存。故宫仓库中长期存放的这些帝后作品和资料,作为文物得以保存,却没有按照文物标准予以定级。目前已整理2万多件帝后作品,大多还没有名称,统称“某某作品”“某某书法”。目前古书画部

正在对这些作品定名,并进行整理和研究,帝后书画将对宫廷文化研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前些年,伴随着文物清点工作,故宫开始了《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》的编纂工作。根据规划,这一被誉为“纸上故宫”的浩大工程将包含500卷内容,书画艺术则占其中200卷。目前书画部分只出版了9卷。

对于书画藏品而言,另一项巨大工程是编目工作,即对每件藏品上的题跋、印章等进行登记整理。傅红展说,台北故宫博物院拥有1万多件书画藏品,编目工作于1985年即告完成,而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书画藏品多、人手相对不足、设备扫描作品必要耗时等原因,编目工作无法加快,目前正在有序推进。

调阅、出借藏品程序严格

记者来到故宫采访时,正赶上院内考核业务人员的实操能力。据称,此次为故宫近年来规模最大、最集中的一次全员业务培训,除笔试外,实操训练以书画和陶瓷两类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门类为主,所有业务人员利用标本、复制品进行操作练习。

傅红展介绍,目前按照一级

(甲乙)、二级(甲乙)和三级的标准给藏品定级,由于书画藏品很脆弱,专业人员展阅、存放卷轴时都十分小心,需要按照严格的标准操作。无论是调阅、修复或者备展需要,从仓库中提取作品都需要经过申请、相关部门会签、院领导批复等几道手续,许多工作也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完成,如修复一件作品就会涉及院办公室、古书画部、文物管理处、文保科技部等,而全部过程也会通过网络操作记录,可以做到步步有迹可查。

许多地方博物馆、纪念馆会通过故宫网站上的目录发现自己需要借展的藏品,向故宫博物院提出申请后,故宫一般都会给予配合、帮助,大多数情况下会无偿借展藏品,但条件是故宫专业人员要考察场馆的软硬件设施。“当看到一些博物馆人员的操作不规范、展览硬件设备不足时,故宫绝不会出借藏品。”傅红展说。

博物院里的展览“难题”

对于博物馆而言,与研究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展览。故宫博物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,庞大的皇家建筑群本身就是最为耀眼的“展品”,也正因此,书画等藏品展似乎被淹没了。

武英殿的历代书画展是故宫近年来推出的常设系列展览,每年三期,第四期将于今年5月推出。该展共九期,共展出作品600余件,虽然数量上只是故宫藏画的一小部分,但件件都是精品,可以构成一部大的古代书画史。

“人们总是对这些‘大头’更感兴趣。”傅红展说,历代书画展每期作品不多,但认真参观这

样的展览至少需要一小时,观众多是慕名而来的专业人员和艺术爱好者。通过展览分流故宫游客的效果并不明显,旅游旺季时游客如潮,特别是旅行团的游客往往沿着中轴线一路走过,没有时间顾及于此。

记者采访时正值延禧宫推出明代花鸟画展。延禧宫是故宫古书画研究中心常常举办专题学术展览的场地之一。不大的展厅隐藏在延禧宫侧房中,虽然徐渭、唐寅、沈周等明代名家作品悉数展出,但除了几位学生模样的观众在探讨绘画技法,普通参观者寥寥无几。

采访中傅红展介绍了一个“奇怪”的现象,故宫藏品在本院展出影响平平,而在外展出时常常引起轰动,如《清明上河图》在上海、台湾乃至在日本展出时吸

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热情参观,高峰时期甚至会出现排队四五个小时等候参观的盛况。“《清明上河图》在故宫内也多次展出过,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景象。”

举办展览的数量、质量和社会效应,是判断一家博物馆运营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。单霁翔近年来多次对故宫展览发表看法:“办好陈列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专业功能与社会职能的重要体现。”“故宫希望陈列展览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,就是突出文物展品和历史事件的关系,突出文物展品与原有环境的关系,突出文物展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。总之,突出故宫独有的文化特色。”

还有许多工作摆在故宫面前,展览的问题只是其中之一。故宫向博物馆属性的回归,尚待时日,值得期待。



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一般在午门、武英殿和延禧宫等处举办,由于展出作品多为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,不少专业人员和艺术爱好者会慕名而来。图为一名观众在延禧宫古书画研究中心展厅观看“明代花鸟画展”。

朱永安 撰



儿童长竿偷梨枣(漫画) 丰子恺



儿童放学放纸鸢(漫画) 丰子恺

留住人间情味

祝 如

近日,“丰子恺的漫画展”在山西博物院开展,100多幅作品,分“儿童画”“生活画”“诗意画”三部分,展示了丰子恺先生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。丰子恺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,集画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与艺术教育家于一身。而他最打动人的,莫过于他以一支笔、一颗心创造了一个诗意、真挚的艺术世界。

丰子恺的漫画多取自现实题材,日常事物与寻常百姓都是他作画的对象,他尤其喜爱儿童题材,笔触间饱含着脉脉温情。他的作品《儿童散学放纸鸢》、《墙荫学种瓜》、《儿童长竿偷梨枣》、《儿童不知春》等,无不真实而充满童趣。丰子恺认为:“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,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,世间事物的真相,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、最完整地看到。比起他们来,成人真的心眼已经

被世智尘劳所蒙蔽、所斫丧,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。”

丰子恺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,意境隽永含蓄,在同时代的画家中独树一帜。朱自清曾将丰子恺的漫画比作“带核儿的小诗”,有着橄榄般悠长回味;而俞平伯认为子恺漫画“如一片片落英”“蕴含着人间的情味”。

丰子恺漫画恰如一杯醇香的红酒,日子愈久,香味愈浓,令几代人沉醉其中。《次第春风到草庐》中,小屋前绿草茵茵,屋后柳枝随风扬起。父亲坐在屋前的石桌边品茶,母亲则抱着最小的孩子,一起看孩子们放风筝。这幅设色清新、笔触简单的漫画,一下就将笔者拉回到童年。小时候,笔者与弟弟妹妹也曾一起做风筝、放风筝,那是一种简单的快乐。画中的风筝很简单,就是一方纸,下面粘了两个短短

的尾巴。释文说:“严霜烈日皆经过,次第春风到草庐。”春风到来,万物生发,孩子们活泼可爱,前景可期。

丰子恺是生活的体验者、旁观者和记录者。他用画笔留住了那些旁人很少留意的、饶有情趣的生活细节,画间洋溢着画家对人对世的爱与关怀。丰子恺曾说:“我对于我的描画对象是‘热爱’的,是‘亲近’的,是深入‘理解’的,是‘设身处地’地体验的。”《新旧破补四阿子》最是人唏嘘。画中只有简单的五个人:老大穿新衣,二老穿旧衣,老三的衣裳上破了洞,正向妈妈诉说,老四最小,妈妈在给他穿衣服,衣服上都是补丁。这幅作品立时让笔者想起自己的妹妹,她小我三岁,经常给我的旧衣服,幼时家里不富裕,但是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如今,家人相隔千里,

不复有儿时单纯的快乐。

丰子恺的画与一般的国画不同,关注现实,简单质朴,寥寥数笔,而人物情态呼之欲出。丰子恺的这些漫画,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画写意的特点。《锣鼓响》描绘了祖孙两人听见锣鼓响后的状态,孙子急着想往前跑,奶奶却跑不动。只用简单的几笔,就将两人的情态描绘得淋漓尽致。线条潇洒,构图简约,造型夸张适度,令人过目不忘。美术理论家孙克说:“子恺画人物山水,笔如金刚杵有千钧之力,简淡劲健,全出中锋,笔势较平直而独具朴拙之态。”

如今在中国画坛中,许多画家徒有技巧,而内容空洞无物,写意精神更是无从谈起。如果多看看丰子恺的画,借鉴他的生活与创作态度,想必会有所收获。

情缘艺缘

——《中国当代名家画集·吴传麟》小序

李 燕

吴传麟老兄的画册即将面世,他的女儿丹旻特意来舍下嘱我撰写序言。本是好事一桩,当为老友喜也,但迟迟未能动笔,盖因心中凄凄使然,几次提笔欲写又止矣!因为传麟兄是先父苦禅老人的弟子,又同是山东人,当然是我的老朋友了,然而正当他的艺术锐意进取、画风已现之时,却突然驾鹤西去了,宁不哀哉!

吴传麟1939年生,长我4岁,故素称其学兄。2007年吴兄68岁,依中国画家资历而论,他尚处于壮年,却辞我辈而去,忍其遗作与未就之作寂寂无主,静静卧于昔日吴兄笔墨纵横之室……

先翁李公苦禅堂言:“中国画需下的功夫太多太深了,要当个中国画家绝非易事。因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于世最久长而且从未间断,故极为丰沛。因而当个中国画家需要的文化修养甚多。于此着想,寿命对一个励志做中国画家的人来说也实在重要。昔日徐悲鸿院长对我说‘白石翁六十而殁则淹没无闻’,故长寿也是齐白石老师艺术成就登峰造极不可或缺的天恩。惜徐公未及‘耳顺’之年即逝,委实遗憾无垠啊!”

忆先辈慨叹之言,思我辈故

友未竟之业,愈加悲从中来,不可断绝矣!

遥忆1966年“文革”国难之前,吴兄即不时来先父案前,展卷请教,先父则有问必答一一指点,立即动笔示范,毫不藏掖,而且由作画到作人的道理,巨细不捐。吴兄则洗耳恭听,领悟力行。我陪父亲到济南讲学之际,曾专程到传麟家去,吴家阖家欢迎,以热豆浆与油条款待我们,如同一家,其乐融融。然如此师生之真情,于今之世态已淡淡矣!故昔日两代赤子之心,益觉可珍可贵而无以忘怀也!尔后“文革”祸降,先父弟子亦有求师求荣者以彰“造反有功”之流,终因主子倒台而未能“领赏”。然吴兄断非此流,待其恩师依然如故,是情缘艺缘也,人格也!待“文革”祸止,国家趋治,吴兄一面作画一面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美编,尽职尽责。在“大红袍”(即红装潢大画集)乃“大师级画集”之同义词的那段时期,吴兄以责编之职与台湾省出版界同仁,将《李苦禅画集》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,其意义正非止于师生情缘,亦丹青国史之大事也。彼时吴兄担此大任,亦其人生之一大荣耀也。

至于吴兄作品,社会之高评

备矣,正无须我复赘言耳。行文至此,历历往事,欲述还休,非不欲也,实不忍也,还是让吴传麟老兄的幅幅作品去向观众叙说为是。絮叨至此,似不像“序”,权且充序,实乃我辈兄弟情谊之表耳。

(《中国当代名家画集·吴传麟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3月版。“中国当代名家·吴传麟遗作展”将于3月24日至30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。)



八哥白梅图(国画) 2001年 吴传麟